

弘忍、惠能、神秀傳記資料略析

林崇安教授略析
內觀教育基金會
2018.08

●目錄

◎六祖生平摘要

- 【1】《楞伽師資記》摘錄。唐淨覺編集【708】。淨覺是玄蹟之弟子，玄蹟是五祖弘忍晚年的弟子，所以本記述頗具價值。
- 【2】《傳法寶記》並序：唐京兆杜朏撰【732】，楊曾文校。
- 【3】《曹溪大師別傳》【803年】（錄自《續藏經》）
- 【4】《祖堂集》卷二：弘忍傳、惠能傳，靜、筠二禪德撰【952】，楊曾文校。
- 【5】《宋高僧傳》卷八：弘忍傳、惠能傳、神秀傳，贊寧撰【989】（《大正藏》）。

六祖生平摘要

林崇安編

638年（唐貞觀十二年**1歲**）二月八日子時，惠能生於新州（今廣東省新興縣）。

651年（唐高宗永徽二年**14歲**）此年神秀（**606-706**，**46歲**）往東山見五祖弘忍大師（**602-675**）。弘忍一見重之，開指累年。

661年（龍朔元年**24歲**）惠能到蘄州黃梅縣（今湖北黃梅縣）東禪寺朝見五祖弘忍大師（**60歲**）。神秀（**56歲**）和惠能作偈。五祖講

解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大悟而得衣鉢，嗣為六祖。惠能指引惠明見本來面目。惠能回韶州（今廣東韶關市）曹溪，無盡藏尼知是有道之士，曹叔良等人重建寶林寺（今南華寺），惠能住寶林寺九月餘，後避難於懷集縣和四會縣的獵人中（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）。

675 年（上元二年 **38** 歲）五祖弘忍大師卒。

676 年（儀鳳元年 **39** 歲）惠能於正月八月到廣州法性寺（今光孝寺）說：「仁者心動。」印宗法師於十五日普會四眾，為惠能祝髮；於二月八日集諸名德：以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，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師，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師，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師，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師，為惠能授具足戒。授戒的戒壇乃求那跋陀羅（**394-468**）所創建；梁天監元年（**502**），智藥三藏自西竺航海而來，於戒壇邊植菩提樹一株。惠能受戒後，即於法性寺的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**71** 歲的神秀往荊州玉泉寺弘法，名聲不斷遠播。

677 年（儀鳳二年 **40** 歲）春，印宗與僧俗千餘人送惠能回曹溪寶林。

678 頃韶州刺史韋璩入山請惠能於大梵寺（今大鑑禪寺，位於廣東省韶關市區內）為眾說法，而後回駐曹溪寶林寺傳無相戒。

689 年（**52** 歲）依《傳法寶記》，法如（約 **35** 歲時）從弘忍得法，此年入滅，壽 **52** 歲，法如交代門人往荊州玉泉寺秀禪師下諮稟。唐淨覺的《楞伽師資記》也提及此潞州法如，此法如和惠能同年。六祖的十弟子有一亦名法如，為不同人。

695 年（**58** 歲）**12** 歲的神會（**684-758**）出家。

696 年（**59** 歲）**13** 歲的神會來參禮惠能【依據志道下傳的〈惠昕本〉。志道和神會都是惠能十弟子之一】。

700 年（**63** 歲）武則天迎請神秀進宮。

701 年（大足元年 **64** 歲）**96** 歲的神秀抵洛陽，住於內道場，甚受禮遇，成為長安、洛陽兩京法主。

704 年（南周長安四年 **67** 歲）**21** 歲的神會北遊於長安受具足戒。

705 年（神龍元年 **68** 歲）由於神秀之奏舉，武則天及唐中宗下詔遣內侍薛簡，迎請惠能入京，惠能上表固辭。唐中宗賜惠能摩衲袈裟及水晶鉢，並賜新州新興縣舊居為國恩寺。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則天去世，壽 **82**。

706 年（神龍二年 **69** 歲）神秀在洛陽天宮寺圓寂，享年 **101** 歲，諡大通禪師。

708 年（景龍二年 71 歲）25 歲的神會再次回到曹溪。

712 年（延和元年 75 歲）7 月惠能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。

【太極（712 年 1 月—4 月）是唐睿宗年號，共 4 個月】

【延和（712 年 5 月—8 月）是唐睿宗年號，共 4 個月】

【先天（712 年 8 月—713 年 11 月）是唐玄宗年號，共 1 年餘】

713 年（先天二年 76 歲）夏末國恩寺建塔落成。30 歲的神會於六祖處悟道；七月一日惠能集徒眾曰：「吾至八月欲離世間。」神會聞而神色不動。七月八日惠能歸新州，八月三日圓寂於家鄉國恩寺，真身不壞，置神龕中，享年 76 歲，說法 38 年（滿 37 年）。十一月十三日，遷神龕併所傳衣鉢回韶州曹溪寶林寺（南華寺）。

◎唐中宗追謚為大鑑禪師。

【六祖的核心資料】

在〈壇經其餘略序、緣起外記等略析〉（2018）中，比對最早期的六祖文獻，確認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：

惠能生於 638 年。24 歲得衣鉢。隱遁十六年。39 歲出家。76 歲入滅。

弘忍、惠能、神秀傳記資料略析

弘忍（602-675）、惠能（638-713）、神秀（606-706）

【1】《楞伽師資記》摘錄

唐淨覺編集【708】（大正藏，第 85 冊，No.2837）

第六，唐朝蘄州雙峯山幽居寺大師，諱弘忍，承信禪師後，忍傳法，妙法人尊，時號為東山淨門。又緣京洛道俗稱歎，蘄州東山多有得果人，故曰東山法門也。

又問：學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，要在山居？

答曰：大廈之材，本出幽谷，不向人間有也，以遠離人故，不被刀斧損斫，一一長成大物後乃堪為棟梁之用，故知棲神幽谷，遠避囂塵，養性山中，長辭俗事，目前無物，心自安寧，從此道樹花開，禪林果出也。

其忍大師，蕭然淨坐，不出文記，口說玄理，默授與人。

在人間有禪法一本，云是忍禪師說者，謬言也。

按，安州壽山和上諱**蹟**，撰《楞伽人法志》云：**大師**俗姓周，其先尋陽人，貫黃梅縣也，父早棄背，養母孝障，七歲奉事**道信**禪師，自出家處幽居寺，住度弘愍懷抱貞純，緘口於是非之場，融心於色空之境，役力以申供養，法侶資其足焉，調心唯務渾儀，師獨明其觀照，四議皆是道場，三業咸偽佛事，蓋靜亂之無二，乃語默之恒一，時四方請益，九眾師橫，虛往實歸，月俞千計，生不矚文，而義符玄旨，時荊州**神秀**禪師，伏膺高軌，親受付囑。

玄蹟以咸亨元年(670)，至雙峯山，恭承教誨，敢奉驅馳，首尾五年，往還三觀，道俗齊會，仿身供養，蒙示《楞伽》義云：此經唯心證了知，非文疏能解。

咸亨五年(674)二月，命**玄蹟**等起塔，與門人運天然方石，累構嚴麗。

月十四日，問：塔成未？奉答：已了。

便云：不可同佛涅槃之日，乃將宅為寺。

又曰：如吾一生，教人無數，好者並亡，後傳吾道者，只可十耳：我與**1.神秀**，論《楞伽經》，玄理通快，必多利益。資州**2.智詵**，白松山**3.劉主簿**，兼有文性。莘州**4.惠藏**，隨州**5.玄約**，憶不見之。嵩山**6.老安**，深有道行。潞州**7.法如**、韶州**8.惠能**、揚州高麗僧**9.智德**，此並堪為人師，但一方人物，越州**10.義方**，仍便講說。

又語**玄蹟**曰：汝之兼行，善自保愛，吾涅槃後，汝與**神秀**，當以佛日再暉，心燈重照。

其月十六日，問曰：汝今知我心不？

玄蹟奉答：不知。

大師乃將手搗十方，一一述所證心已，十六中，面南宴坐，閉目便終。

春秋七十四，禮葬於**馮茂山**塔中，至今宛如平昔。

範陽盧子產，於安州寺壁畫像，前兵部尚書隴西李迥秀為讚曰：

猗歟上人，冥契道真，攝心絕智，高悟通神，

無生證果，現滅同塵，今茲變易，何歲有隣。

大師云：有一口屋，滿中總是糞穢草土，是何物？

又云：掃除卻糞穢草土併當盡，一物亦無，是何物？

爾坐時平面端身正坐，寬放身心，盡空際遠看一字，自有次第。

若初心人攀緣多，且向心中看一字。

證後坐時，狀若曠野澤中，迥處獨一高山。山上露地坐，四顧遠看，無有邊畔，坐時滿世界，寬放身心，住佛境界，清淨法身，無有邊畔，

其狀亦如是。

又云：爾正證大法身時，阿誰見證？

又云：有佛三十二相，瓶亦有三十二相不？住亦有三十二相不？乃至土木瓦石，亦有三十二相不？

又將火著，一長一短並著，問：若箇長，若箇短也？

又見人然燈，及造作萬物，皆云：此人作夢作術也。

或云：不造不作，物物皆是大般涅槃也。

又云：了生即是無生法，非離生法有無生，龍樹云：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知無生。若法從緣生，是則無自性，若無自性者，云何有法？

又云：虛空無中邊，諸佛身亦然。我印可汝了了見佛性處是也。

又云：汝正在寺中坐禪時，山林樹下，亦有汝身坐禪不？一切土木瓦石，亦能坐禪不？土木瓦石，亦能見色聞聲，著衣持鉢不？

《楞伽經》云：「境界法身」是也。

●略析：

(1) 661年（龍朔元年 24歲）惠能到蘄州黃梅縣東禪寺朝見五祖弘忍大師（602-675）。玄蹟則是弘忍晚年的最後服侍弟子，玄蹟傳淨覺（708），離弘忍 33年，故其記載值得重視。

(2) 此處指出五祖弘忍大師認可的十位弟子：1.神秀，2.智詵，3.劉主簿，4.惠藏，5.玄約，6.老安，7.法如、8.惠能，高麗僧9.智德，10.義方。

(3) 「其忍大師，蕭然淨坐，不出文記，口說玄理，默授與人。」表示五祖只有口頭指導而已。

(4) 「證後坐時，狀若曠野澤中，迴處獨一高山。山上露地坐，四顧遠看，無有邊畔，坐時滿世界，寬放身心，住佛境界，清淨法身，無有邊畔。」表示以慧眼觀照世間，處在空、明覺、清淨的自在狀態。

【2】《傳法寶記》並序

唐京兆杜朮字方明撰【732】，楊曾文校。

稽首善知識，能令護本心。猶如濁水中，珠力頓清現。

所以今修紀，明此遞傳法。願當盡未來，廣開佛知見。

◎序曰：

我真實法身，佛法所得，離諸化佛言說傳乎文字者。則此真如門，乃

以證心自覺而相傳耳。是故論云：一切法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，無有變異，不可破壞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又曰：證發心者，從淨心地乃至究竟。證何境界？所謂真如，以依轉識，說為境界。而此證者，無有境界。唯真如智，名為法身。又如修多羅說菩薩摩訶薩，獨一靜處，自覺觀察，不由於他，離見妄想，上上昇進，入如來地，是名自覺聖智。是故，若非得無上乘傳乎心地，其孰能入真境界者哉。

昔廬山遠上人《釋經序》云：“佛付阿難，阿難傳末田地，末田地傳舍那婆斯。”則知爾後不墜於地，存乎其人，至矣。豈夫繫執因果，探究句義者，所能入乎。則修多羅所謂宗通者。宗通謂緣自得勝進，遠離言說文字妄想，趣無漏界自覺地，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相，降伏一切外道衆魔，緣自覺趣光明暉發，是名宗通相。是真極之地，非義說能入，信矣。其有發跡天竺來到此土者，其菩提達摩歟！時為震旦有勝慧者而傳默指真境乎？如彼弱喪，頓使返躬乎？亦如暗室發大明炬乎？弗可得而言已。既而味性有殊，高拔或少，翫所先習，無求勝智，翻然頂授，蓋為鮮矣，唯東魏惠可，以身命求之，大師傳之而去。惠可傳僧璨，僧璨傳道信，道信傳弘忍，弘忍傳法如，法如及乎大通。自達摩之後，師資開道，皆善以方便，取證於心，隨所發言，略無繁說。今人間或有文字，稱“達摩論”者，蓋是當時學人，隨自得語，以為真論，書而寶之，亦多謬也。若夫超悟相承者，既得之於心，則無所容聲矣。何言語文字措其間哉！夫不見至極者，宜指小以明大。假若世法有練真丹，以白日昇天者，必須得仙人身手傳練，真丹乃成。若依碧字瓊書，終歸浪茫矣。此世中一有為耳，猶在必然。況無上真宗，豈繁言說。故斯道微密，罕得其門。雖法不依人，義不依語，而真善知識，何可觀止。今此至人無引，未易能名。將以後之發蒙，或因景慕。是故今修略紀，自達摩後，相承傳法者，著之於次，以為《傳寶紀》一卷。維當綴其所見名跡，所化方處，耳目所取，書紀可明者。既而與無為混合，而傳記自簡。至於覺證聖趣，靡得甄言也。亦別有貌圖，將為後記。然後相承茲道，澹乎法界，真空寂處，相跡自消。凡在生平，不現其異，靡聞靈迹，以故略諸，亦猶反袂拭面，光濡不取矣。自達摩之後至隋唐，其有高悟玄拔，深至圓頓者，亦何世無之。既非相傳授，故別條列傳，則昭此法門之多主也。

東魏嵩山少林寺釋菩提達摩

北齊嵩山少林寺釋惠可

隨皖公山釋僧璨

唐雙峰山東山寺釋道信

唐雙峰山東山寺釋弘忍

唐嵩山少林寺釋法如

唐當陽玉泉寺釋神秀

【A】釋菩提達摩，大婆羅門種，南天竺國王第三子。機神超悟，傳大法寶，以覺聖智，廣為人天，開佛知見，為我震旦國人故，航海而至嵩山。時罕有知者，唯道昱、惠可，宿心潛會，精竭求之，師事六年，志取通悟。大師當時從容謂曰：“爾能為法捨身命不？”惠可因斷其臂，以驗誠懇。案餘傳云：被賊斫臂，蓋是一時謬傳耳。自後，始密以方便開發，其方便開發，皆師資密用，故無所形言。頓令其心直入法界。然四五年間，研尋文照，以《楞伽經》授可曰：“吾觀漢地化道者，唯與此經相應。”學徒有未了者，迺手傳數遍云：“作未來因也。”其後門庭日廣，時名望僧，深相忌嫉，久不得志，迺因食致毒。（此惡人名字，世亦共聞，無彰人過，故所宜隱。或當示現為跡，以相發明，蓋所未測。）大師知而食之，毒無能害。後見頻啗毒不已，謂惠可曰：“我為法來，今得傳汝，更往無益，吾將去矣。”因集門人，重明宗極，便噉毒食，以現化焉。（自後相承，皆臨遷化，必重演真宗，以成後軌矣。）嘗自言一百五十歲矣。其日東魏使宋雲，自西來於葱嶺，逢大師西還，謂汝國君今日死。雲因問法，師門所歸。對曰：“後四十年，當有漢道人流傳耳。”門人聞之發視，迺見空棺焉。

【B】釋僧可，一名惠可，武牢人，俗姓姬氏。少為儒，博聞尤精詩易。知世典非究竟法，因出家。年四十，方遇達摩大師，深求至道，六年勤懇，而精心專竭，始終如初聞。大師言：“能以身命，為法不吝。”便斷其左臂，顏色不異，有若遺土。大師知堪聞道，乃方便開示，即時其心直入法界。四五年精究明徹。大師既示西環，後居少林寺。行住坐卧，心冥真境，隨機化道，如響應聲，觸物指明，動為至會。故門人竊有存錄。後魏天平中，游鄴衛，多所化度。曾有深忌者，又默鳩之。惠可知便受食，毒不能害。時有向居士、化公、廖公禪師，咸因得本心，皆任道用。自後門人滋廣，開悟甚多。臨終謂弟子僧璨曰：“吾身法而受傳囑，今以付汝，汝當廣勸開濟。亦以《楞伽經》與人手傳。”因歎曰：“此經四世後，變成名相，悲哉！”

【C】釋僧璨，不知何處人。事可禪師，機悟圓頓，乃為入室。後遭

周武破法，流遁山谷，經十餘年。至開皇帝初，與同學定禪師，隱居皖公山。（在舒州，一名思空山。）此山先多猛獸，每損居人。自璨之來，並多出境。山西麓有寶月禪師，居之已久，時謂神僧。聞璨至止，遽越巖嶺相見，欣如疇昔。月公即巖禪師之師也。璨定惠齊泯，深學日至。緣化既已，顧謂弟子道信曰：“自達摩祖傳法至我，我欲南邁，留汝弘護。”因更重明旨極，遂與定公南隱，後竟不知其所終矣。

【D】釋道信，河內人，俗姓司馬氏。七歲出家，其師被粗糲，信密齋六年，師竟不知。聞皇中，往皖山歸璨禪師，精勸備滿，照無不至。經八九年，璨往羅浮，信求隨去。璨曰：“汝住，當大弘益。”遂游方施化，所在為寶。至大業度人，配住吉州寺。屬隋季喪亂，羣賊圍城七十餘日，井泉皆竭。信從外來，水復充溢。刺史叩頭，問賊退時。曰：“但念般若，不須為憂。”時賊徒見地四隅，皆有大力士，因即奔駭，城遂獲全。武德七年，至蘄州雙峰山，周覽林壑，遂為終焉之地。居三十年，宣明大法。歸者，荊州法顯、常州善伏，皆北面受法。信曰：“善伏辟支根機，竟未堪聞大道。”每勸諸門人曰：“努力勤坐，坐為根本。能作三五年，得一口食塞饑瘡，即閉門坐，莫讀經，莫共人語。能如此者，久久堪用，如獼猴取栗中肉喫，坐研取，此人難有。”永徽二年八月，命弟子山側造龕，門人知將化畢，遂談究鋒起，爭希法嗣。及問將傳付，信喟然久之曰：“弘忍差可耳。”因誠囑，再明旨蹟。及報龕成，乃怡然坐化。時地大動，氣霧四合。春秋七十二。後三年四月八日，石戶自開，容貌儼如生日。門人遂加漆布，更不敢閉，刊石勒碑、中書令杜正倫撰文頌德。

【E】釋弘忍，黃梅人，俗姓周氏，童真出家，年十二事事禪師，性木訥沈厚，同學頗輕戲之，終默無所對，常勤作役，以體下人。信特器之，晝則混跡驅給，夜便坐攝至曉，未嘗懈倦，精至累年，信常以意導，洞然自覺，雖未視諸經論，聞皆心契；既受付囑，令望所歸，裾履溱門，日增其倍，十餘年間，道俗投學者，天下十八九。自東夏禪匠傳化，乃莫之過。發言不意，以察機宜。響對無端，皆冥寂用。上元二年【675】八月，數見章相，十八日，因弟子法如，密有傳宜，明一如所承，因若不言，遂泯然坐化，春秋七十四也。

【F】釋法如，上黨人，俗姓王氏。幼隨舅任灃陽，因事青布明為師。年十九出家，博窮經論，游方求道。聞雙峰山忍禪師，開佛知見，遽往師之。精澄十六年，法界圓照。嘗沒江舟，覆溺數裡，心用弗動，

無所撓失。及人濟出，神色如常。既而密傳法印，隨方行道。屬高宗升遐度人，僧眾共薦與官名。往嵩山少林寺，數年人尚未測。其後照求日至，猶固讓之。垂拱中，都城名德惠端禪師等人，咸就少林，累請開法，辭不獲免，乃祖範師資，發大方便，令心直至，無所委曲。性樸直遇物，隨或訶折，若虛舟觸人，終無憾者。學侶日廣，千里響會。至永昌元年【689】七月，迺令學人速盡問疑，因現以疾相。於一夜中，端坐樹下，顧集門人，乃有遺訓。因開明慧，如法傳受。又曰：而今已後，常往荊州玉泉寺秀禪師下諮稟。遂寂然坐化，春秋五十二。

【G】釋神秀，大樑人，姓李氏。在童稚時，清慧敏悟，特不好弄，即有成德。年十三，屬隋季王世充擾亂，河南山東饑疫，因至河南山東滎陽義倉請糧。遇善知識出家，便遊東吳，轉至閩，遊羅浮、東、蒙、臺、廬諸名山，嘉遁無不畢造。學究精博，探易道，味黃老及諸經傳，自三古微蹟，靡不洞習。二十受具戒，而銳志律儀，漸修定慧。至年四十六，往東山歸忍禪師，一見重之，開指累年。道入真境，自所證莫有知者。後隨遷適，潛為白衣，或在荊州天居寺十餘年，時人不能測。儀鳳中，荊楚大德數十人，共舉度住當陽玉泉寺。及忍禪師臨遷化，又曰先有付囑。然十餘年間，尚未傳法，自如禪師滅後，學徒不遠萬裡，歸我法壇，遂開善誘，隨機弘濟，天下志學，莫不望會。久視中，則天發中使，奉迎洛陽。道俗花幢蓋充溢衢路。乘楸欄上，從登禦殿。頂拜長跪，瞻奉潔齋。授戒宮女，四會歸仰，有如父母焉。王公已下，翕然歸向。孝和累求，還出，主上固請，既不遂歸事。諸弟子因竊視，知欲見滅。或時密有委囑。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，端坐怡然，遷化於洛陽天宮寺，歸於玉泉寺建塔焉。而導師重道，禮不問年，既隋季出家，當壽過百歲矣。往居當陽玉泉時，嘗於所住蘭若，顧謂弟子曰：「吾死後，當安厝此。」及至將奄化，前數日，遶其欲立塔所，平地周迴，生白蓮花數十莖。自後復於塔前樹樹上，生果子數枚，如李實，甚有味。於塔所，孝和以置度門寺，尊曰大通和上。睿宗復出錢三十萬修崇焉。

◎論曰：此世界是言語世界乎？故聖賢不可不言語，相導以趣夫無言語地也。是故，我本師云：「若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則為謗佛。」而孔丘亦云：「吾欲無言。」莊周復曰：「得意者忘言。」故《易·咸卦》上六曰：「咸其輔頰舌。」《象》曰：「滕口說也」此言在咸之末也。故感而取道，不在乎上六矣。昔我本師，當建乎世說法，所度皆隨其

根性，而得證入者，言說自亡。逮滅度後，而諸羅漢，方共結集佛在世時嘗所說法，著乎文字而為經。雖圓覺了義存乎其間，而凡聖不接，離真自遠。洎漢魏已降，譯至中華，歸學之徒，多依言說，分文析字，數義綏然。飾智蔓詞，其流遂□，既而真如至性，莫見其人，圓頓法身，無開道眼矣。其光步法席，坐搖談柄者，羣學輻輳，徒仰躋焉。未有悟入其門，心證其理也。

是故，天竺達摩，褰裳導迷，息其言語，離其經論。旨微而徹，進捷而明。不動，斯定矣；不取，斯慧矣；妄滅，斯真矣；性融，斯如矣。證歸一體，功由自覺，無一微塵法，能為出入；無一剎那法，能為離間。蕩然無際，空然無物，是謂妙物。吾不知其謂矣。為法身乎？為真空乎？為實相乎？為如乎？為覺乎？斯亦默照之端，真之純味也。然後讀諸經論，得最上勝句，則洞焉照會矣。於諸有為，澹無所起矣。是故慧可、僧璨理得真，行無轍跡，動無彰記。法匠潛運，學徒默修。至夫道信，雖擇地開居，營宇玄象，存沒有跡，旌榜有聞，而猶平生授受者，堪聞大法，抑而不傳。故善伏過入衡山，猶得深定。況餘凡淺，其可知矣。及忍、如、大通之世，則法門大啟。根機不擇，齊速念佛名，令淨心，密來自呈，當理與法，猶遞為秘重，曾不昌言。儻非其人，莫窺其奧。至乎今之學者，將為委巷之談，不知為知，未得謂得，念佛淨心之方便，混此彼流。真如法身之端倪，曾何髣髴。悲夫，豈悟念性本空，焉有念處？淨性已寂，夫何淨心。念淨都亡，自然滿照。於戲，僧可有言曰：「四世之後，變成名相」，信矣。夫吾亦素不此學，業非其流，敢為摸揣，過亦甚矣。豈疲叟云：「欲出土屋一抔之土，將塞孟津乎。」昔嘗有知音者，令將草潤絕筆，輒為其後論矣。又如修多羅說：「唯心直進。」「直」為離夫二邊乎？「進」謂不住三乘乎？今大通門人，法棟無撓。伏膺何遠，裹足宜行，勉哉學流，光陰不棄也。

◎終南山歸寺大通神秀和上塔文

大師諱某，俗姓李，大梁人也。妙范玄德，鴻圖聖行。道氣包於先劫，慈明煥乎是生。湛虛根之清暉，光贊天下。秘圓實之微響，聲聞遍於十方。故玄默之功不言，而信存乎至蹟；神通之力無為，而應乎涅槃。其施也，慈雲無私，萬物攸賴。其歸也，法海無量，九流惟宗。君上御之而安四維，公侯則之而風小國。三人分之未為不足，一人得之不為有餘。故金剛之源，挹而莫際，香積之飯，足以乃消。即大師圓通之宗，其若此也。師常晦跡棲真，久乎松壑，詔

自江國，祇命上京，而雲林之情，肯忘山水。迺擁金策，乘草輿，謝人間，卑跡巖泉之高勝，此焉攸處，果我幽居。逮乎東歸，以之，以之西睽。自雲華歿世，道樹空存，風悲宴寂之堂，露泣禪階之草。門人等懷繫珠之厚德，眇若無涯，崇建塔之神功，式資幽贊。銘之□琰，敬勒玄猷。其詞曰：

如來妙藥名甘露兮，含生服之世可度兮。
雲根不死留在山兮，智者傳之救世間兮。
惑亂無常時共見兮，唯獨仁人心不變兮。
牟尼靜觀生已遠兮，究竟菩提大方便兮。

●略析：

- (1)《傳法寶記》之一重點在於指出弘忍傳法於法如。法如臨終要弟子往神秀（大通）處學法。這一時期是北宗最為興盛的時期。
- (2)從《楞伽師資記》來看，潞州法如、神秀、惠能都是五祖的十位傳人之一。弘忍臨終情況，《楞伽師資記》的記載比《傳法寶記》詳明。

【3】《曹溪大師別傳》

【803年】（錄自《續藏經》）

◎曹溪大師別傳敘

吾始祖傳教大師之航海求法于唐也。其所傳者三。曰台教。曰密乘。曰禪門。此時本邦唯有華嚴·唯識等教。而未曾知法華妙旨·密乘奧義。故專主張台教·密乘。而禪門但列相承譜而已。古稱三藏十二分如畫龍。直指之旨如點睛。其龍未成。何處複施其睛乎哉。慈覺·智證相嗣入于支那。亦惟從事台·密。禪門旁參已。於是圓頓之旨·三密之宗。光被四海。其教大備矣。後三百餘年。而龍已成矣。其睛可點也。乃覺阿·榮西·道元之徒。俱出乎本宗。能體始祖相承之意。乃入宋入元。嗣法傳心。歸以舉唱。時至機熟。風靡寰區也。由是觀之。則本邦之禪。發源於傳教。分委於慈覺·智證·覺阿。波及于榮西·道元。乃遂匯歸於諸大宗匠耳。予教門種艸誦法傳教者也。而私淑直指之旨。欲順相承譜。故遊乎吾門士每有禪機。輒使勸參宗乘。亦仰左溪激永嘉之高蹤也。古人曰。禪者教之綱。教者禪之網。豈惟有禪綱而無教網可乎哉。豈惟有教網而無禪綱可乎哉。夫禪有教而證悟其密矣。如臨濟機用則非鹵莽也。教有禪而作略斯活矣。如四明垂示則非安排也。故禪者須達教。教者須參禪也。而後世不知三學一源。

甚則至分河飲水。可歎哉。禪人芳公。持傳教請來曹溪大師別傳來。請作之序。予睹此勝舉。乃言始祖所相承並所蘊於懷者。以為之序。此傳與壇經等二三所出入者。具於芳公之跋。故不贅乎此云。

寶曆十二【1762】壬午夏 金龍沙門 敬雄謹撰

◎曹溪大師別傳

唐韶州曹溪寶林山國甯寺六祖慧能大師傳法宗旨。並高宗大帝敕書兼賜物改寺額。及大師印可門人。並滅度六種瑞相。及智華三藏懸記等傳。

梁天監壬午九年正月五日時。婆羅門三藏。字智藥。是中天竺國那爛陀寺大德。辭彼國王。來此五臺山禮謁文殊。時弟子數十侍從。三藏博識多聞。善學經論星象之學。志弘大乘。巡曆諸國。遠涉滄波。泛舶至韶州曹溪口村。謂村人曰。看此水源必有勝地。堪為沙門居止。代代高僧不絕。吾欲尋之。行至曹溪。勸村人修造住處。經五年。號此山門名寶林寺。人天所敬。海內歸依。

至天監五年二月十五日 敕天下名僧大德。令所在州縣進入內道場供養。時韶州刺史侯公表進三藏入內。使君問三藏云。何以名此山門為寶林耶。答曰。吾去後一百七十年。有無上法寶於此地弘化。有學者如林。故號寶林耳。三藏四月初得對奏。為寶林寺敕賜田五拾頃。至天監十年。三藏入臺山卻還本國。至隋大業十三年。天下荒亂。寺舍毀廢。至天平元年。樂昌縣令李藏之請寶林額於樂昌靈溪村置寺。

至咸亨元年【670】時。惠能大師。俗姓盧氏。新州人也。少失父母。三歲而孤。雖處群輩之中。介然有方外之志。其年大師遊行至曹溪。與村人劉志略結義為兄弟。時春秋三十。略有姑出家。配山澗寺。名無盡藏。常誦《涅槃經》。大師晝與略役力。夜即聽經。至明。為無盡藏尼解釋經義。尼將經與讀。大師曰。不識文字。尼曰。既不識字。如何解釋其義。大師曰。佛性之理。非關文字能解。今不識文字何怪。眾人聞之。皆嗟歎曰。見解如此。天機自悟。非人所及。堪可出家住此寶林寺。大師即住此寺。修道經三年。正當智藥三藏一百七十年懸記之時也。時大師春秋卅有三。

後聞樂昌縣西石窟有遠禪師。遂投彼學坐禪。大師素不曾學書。竟未披尋經論。時有惠紀禪師誦《投陞經》。大師聞經歎曰。經意如此。今我空坐何為。至咸亨五年【674】。大師春秋卅有四。惠紀禪師謂大師曰。久承蘄州黃梅山忍禪師開禪門。可往彼修學。大師其年正月三日。發韶州往東山。尋忍大師。策杖塗跣。孤然自行。至洪州東

路。時多暴虎。大師獨行山林無懼。遂至東山見忍大師。

●略析：以上出現的年代和惠能的年齡，都不符合惠能的核心資料。

忍大師問曰。汝化物來。能答曰。唯求作佛來。忍問曰。汝是何處人。能答曰。嶺南新州人。忍曰。汝是嶺南新州人。寧堪作佛。能答曰。嶺南新州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。忍大師更不復問。可謂自識佛性。頓悟真如。深奇之奇之。

忍大師山中門徒至多。顧眄左右。悉皆龍象。遂令能入廚中供養。經八個月。能不避艱苦。忽同時戲調。嶷然不以為意。忘身為道。仍踏碓。自嫌身輕。乃系大石著腰。墜碓令重。遂損腰腳。忍大師因行至碓米所。問曰。汝為供養。損腰腳所。痛如何。能答曰。不見有身。誰言之痛。

忍大師至夜。命能入房。大師問。汝初來時答吾嶺南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。誰教汝耶。答曰。佛性非偏。和上與能無別。乃至一切眾生皆同。更無差別。但隨根隱顯耳。忍大師征曰。佛性無形。如何隱顯。能答曰。佛性無形。悟即顯迷即隱。

于時。忍大師門徒見能與和上論佛性義。大師知諸徒不會。遂遣眾人且散。忍大師告能曰。如來臨般涅槃。以甚深般若波羅蜜法付囑摩訶迦葉。迦葉付阿難。阿難付商那和修。和修付憂波掬多。在後輾轉相傳西國。經二十八祖至於達磨多羅大師。漢地為初祖。付囑惠可。可付璨。璨付雙峰信。信付於吾矣。吾今欲逝。法囑於汝。汝可守護無令斷絕。能曰。能是南人。不堪傳授佛性。此間大有龍象。忍大師曰。此雖多龍象。吾深淺皆知。猶兔與馬。唯付囑象王耳。

忍大師即將所傳袈裟付能。大師遂頂戴受之。大師問和上曰。法無文字。以心傳心。以法傳法。用此袈裟何為。忍大師曰。衣為法信。法是衣宗。從上相傳。更無別付。非衣不傳於法。非法不傳於衣。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。令佛法不斷。法是如來甚深般若。知般若空寂無住即而了法身。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真解脫。汝可持衣去。遂則受持不敢違命。然此傳法袈裟是中天布。梵云婆羅那。唐言第一好布。是木綿花。作時人不識。謬云絲布。

忍大師告能曰。汝速去。吾當相送。隨至蘄州九江驛。忍大師告能曰。汝傳法之人。後多留難。能問大師曰。何以多難。忍曰。後有邪法。競興親附國王大臣。蔽我正法。汝可好去。能遂禮辭南行。

忍大師相送已。卻還東山。更無言說。諸門人驚怪問。和上何故不言。大師告眾曰。眾人散去。此間無佛法。佛法已向南去也。我今不說。於後自知。忍大師別能大師。經停三日。重告門人曰。大法已行。吾當逝矣。忍大師遷化。百鳥悲鳴。異香芬馥。日無精光。風雨折樹。

●略析：以上所說五祖傳法給惠能後不久就入滅，此不符合弘忍的基本資料。

時有四品官俗姓陳氏。舍俗出家事和上。號惠明禪師。聞能大師將衣鉢去。遂奔趨南方。尋至大庾嶺見能大師。大師即將衣鉢遂還明。明曰。來不為衣鉢。不審和尚初付囑時更有何言教。願垂指示。能大師即為明禪師傳囑授密言。惠明唯然受教。遂即禮辭。明語能曰。急去。急去。在後大有人來相趨逐。能大師即南行。至來朝果有數百人來。至嶺見明禪師。師曰。吾先至此。不見此人。問南來者亦不見此人。患腳計未過。此諸人卻向北尋。明禪師得言教。猶未曉悟。卻居廬山峰頂寺。三年方悟密語。明後居蒙山。廣化群品。

能大師歸南。略至曹溪。猶被人尋逐。便於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。經於五年。在獵師中。

●略析：「經於五年。在獵師中」，此不符合惠能的核心資料。

大師春秋三十九。至儀鳳元年【676】。初於廣州制旨寺。聽印宗法師講《涅槃經》。法師是江東人也。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置。今廣州龍興寺是也。法師每勸門人商量論義。時囑正月十三日懸幡。諸人夜論幡義。法師廊下隔壁而聽。初論幡者。幡是無情。因風而動。第二人難言。風幡俱是無情。如何得動。第三人因緣和合故合動。第四人言。幡不動。風自動耳。眾人諍論喧喧不止。能大師高聲止諸人曰。幡無如餘種動。所言動者。人者心自動耳。印宗法師聞已。至明日講次欲畢。問大眾曰。昨夜其房論義。在後者是誰。此人必稟承好師匠。中有同房人云。是新州廬行者。法師云。請行者過房。能遂過房。法師問曰。曾事何人。能答曰。事嶺北蘄州東山忍大師。法師又問。忍大師臨終之時云佛法向南。莫不是賢者否。能答。是。既云是。應有傳法袈裟。請一暫看。印宗見袈裟已。珍重禮敬。心大歡

喜。歎曰。何期南方有如是無上之法寶。法師曰。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言教。能大師答曰。唯論見性。不論禪定。解脫。無為。無漏。法師曰。如何不論禪定。解脫。無漏。無為。能答曰。為此多法不是佛性。佛性是不二之法。《涅槃經》明其佛性不二之法。即此禪也。法師又問。如何佛性是不二之法。能曰。《涅槃經》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。世尊。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。為當斷善根。佛性改否。佛告高貴德王菩薩。善根有二。一者常。二者無常。佛性非常非無常。是故不斷。名之不二。一者善。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。是故不斷。名為不二。又云。蘊之與界凡夫見二。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即是實性。明與無明。凡夫見二。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即是實性。實性無二。能大師謂法師曰。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。

印宗聞斯解說。即起合掌。虔誠願事為師。明日講次告眾人曰。印宗何幸。身是凡夫。不期座下法身菩薩。印宗所為眾人說《涅槃經》猶如瓦礫。昨夜請盧行者過房論義猶如金玉。諸人信否。然此賢者是東山忍大師傳法之人。諸人永不信。請行者將傳法袈裟呈示諸人。諸人見已頂禮。咸生信重。

儀鳳元年【676】正月十七日。印宗與能大師剃髮落。二月八日於法性寺受戒。戒壇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所置。當時遙記云。於後當有羅漢登此壇。有菩薩於此受戒。今能大師受戒應其記也(出《高僧錄》)。能大師受戒和尚西京總持寺智光律師。羯磨闍梨蘇州靈光寺惠靜律師。教授闍梨荊州天皇寺道應律師。後時三師皆於能大師所學道。終於曹溪。其證戒大德。一是中天耆多羅律師。二是密多三藏。此二大德皆是羅漢。博達三藏。善中邊言。印宗法師請為尊證也。又蕭梁末有真諦三藏。於壇邊種菩提樹兩株。告眾僧曰。好看此樹。於後有菩薩僧於此樹下演無上乘。於後能大師於此樹下坐。為眾人開東山法門。應真諦三藏記也(出《真諦三藏傳》)。其年四月八日。大師為大眾初開法門曰。我有法。無名無字。無眼無耳無身無意。無言無示。無頭無尾。無內無外亦無中間。不去不來。非青黃赤白黑。非有非無。非因非果。大師問眾人此是何物。大眾兩兩相看。不敢答。

●略析：儀鳳元年【676】，惠能 39 歲出家並開始傳法，此處符合惠能的核心資料。

時有荷澤寺小沙彌神會。年始十三。答。此之佛之本源。大師問

云。何是本源。沙彌答曰。本源者諸佛本性。大師云。我說無名無字。汝云何言佛性有名字。沙彌曰。佛性無名字。因和上問。故立名字。正名字時。即無名字。大師打沙彌數下。大眾禮謝曰。沙彌小人。惱亂和上。大師云。大眾且散去。留此饒舌沙彌。至夜間。大師問沙彌。我打汝時。佛性受否。答云。佛性無受。大師問汝。知痛否。沙彌答知痛。大師問。汝既知痛。云何道佛性無受。沙彌答。豈同木石。雖痛而心性不受。大師語沙彌曰。節節支解時不生嗔恨。名之無受。我忘身為道。踏碓直至跨脫不以為苦。名之無受。汝今被打。心性不受。汝受諸觸如智證得真正受三昧。沙彌密受付囑。

●略析：儀鳳元年【676】，此時神會（684-758）尚未出生，此不符合神會的基本資料。

大師出家開法受戒。年登四十。印宗法師請大師歸制旨寺。今廣州龍興寺經藏院是大師開法堂。法師問能大師曰。久在何處住。大師云。韶州曲縣南五十裡曹溪村故寶林寺。法師講經了。將僧俗三千余人送大師歸曹溪。因茲廣闡禪門學徒十萬。

至神龍元年【705】正月十五日敕迎大師入內。表辭不去。

高宗大帝敕曰。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。召諸州名山禪師集內道場供養。安秀二德最為僧首。朕每諮求。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。傳達磨衣鉢。以為法信。頓悟上乘。明見佛性。今居韶州曹溪山。示悟眾生即心是佛。朕聞如來以心傳心。囑付迦葉。迦葉輾轉相傳。至於達磨教被東土。代代相傳至今不絕。師既稟承有依。可往京城施化。緇俗歸依。天人瞻仰。故遣中使薛簡迎師。願早降至。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下。

◎韶州曹溪山釋迦惠能辭疾表

惠能生自偏方。幼而慕道。叨為忍大師囑付如來心印。傳西國衣鉢。授東土佛心。奉天恩遣中使薛簡召能入內。惠能久處山林。年邁風疾。陛下德包物外。道貫萬民。育養蒼生。仁慈黎庶。旨弘大教。欽崇釋門。恕惠能居山養疾。修持道業。上答皇恩下及諸王太子。謹奉表。釋迦惠能頓首頓首。

中使薛簡問大師。京城大德禪師教人要假坐禪。若不因禪定。解脫得道無有是處。大師云。道由心悟。豈在坐耶。《金剛經》：若人言如來若坐若臥。是不解我所說義。如來者。無所從來。亦無所去。

故名如來。無所從來曰生。亦無所去曰滅。若無生滅。而是如來清淨禪。諸法空。即是坐。大師告言中使。道畢竟無得無證。豈況坐禪。薛簡云。簡至 天庭。聖人必問。伏願和上指授心要。將傳聖人及京城學道者。如燈轉照。冥者皆明。明明無盡。大師云。道無明暗。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明無盡。亦是有盡。相待立名。淨名經云。法無有比。無相待故。薛簡云。明譬智慧。暗喻煩惱。修道之人。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惱。何得出離。大師云。煩惱即菩提。無二無別。汝見有智慧為能照。此是二乘見解。有智之人悉不如是。薛簡云。大師。何者是大乘見解。大師云。《涅槃經》云。明與無明。凡夫見二。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即是實性。實性者即是佛性。佛性在凡夫不滅。在賢聖不增。在煩惱而不垢。在禪定而不淨。不斷不常。不來不去。亦不中間及內外。不生不滅。性相常住。恒不變易。薛簡問。大師說不生不滅。何異外道。外道亦說不生不滅。大師答曰。外道說不生不滅。將生止滅。滅猶不滅。我說本自無生。今即無滅。不同外道。外道無有奇特。所以有異。大師告薛簡曰。若欲將心要者。一切善惡都無思量。心體湛寂。應用自在。薛簡於言下大悟云。大師。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。昔日將為大遠。今日始知至道不遙行之即是。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觸目菩提。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。無思。無念。無知。無作。不住。今日始知佛性常住不變。不為諸惡所遷。中使薛簡禮辭大師。將表赴京。

高宗大帝賜磨衲袈裟一領及絹五百疋。 敕書曰。 敕師老疾為朕修道。國之福田。師若淨名托疾。金粟闍弘大大法。傳諸佛心。談不二之說。杜口毗耶。聲聞被呵。菩薩辭退。師若此也。薛簡傳師指授如來智見。善惡都莫思量。自然得入心體湛然。常寂妙用恒沙。 朕積善余慶。宿種善因。得值師之出世。蒙師惠頓上乘佛心第一。朕感荷師恩。頂戴修行。永永不朽。奉磨衲袈裟一領。絹五百疋。供養大師。神龍三年四月二日下。 又神龍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敕下。韶州百姓可修大師中興寺佛殿及大師經坊。賜額為法泉寺。大師生緣新州。故宅為國恩寺。

延和元年【712】。大師歸新州修國恩寺。諸弟子問。和上修寺去。卒應未歸。此更有誰堪諮問。大師云。翁山寺僧靈振雖患腳跛。心裡不跛。門人諮請振說法。又問。大師何時得歸。答曰。我歸無日也。大師在日。景雲二年【711】先於曹溪造龕塔。

【景雲（710年7月—712年正月）是唐睿宗年號，共3年】

後先天二年【713】七月。廊宇猶未畢功。催令早了。吾當行矣。門人猶未悟意。其年八月大師染疾。諸門人問大師。法當付囑阿誰。答。法不付囑。亦無人得。神會問大師。傳法袈裟云何不傳。答云。若傳此衣。傳法之人短命。不傳此衣我法弘盛。留鎮曹溪。我滅度七十年後。有東來菩薩。一在家菩薩。修造寺舍。二出家菩薩。重建我教門。徒問大師曰。云何傳此衣短命。答曰。吾持此衣三遍。有刺客來取吾命。吾命如懸絲。恐後傳法之人被損。故不付也。大師力疾勸誘徒眾。令求道忘身。唯懃加行。直趣菩提。其月三日。奄然端坐遷化。春秋七十有六。

滅度之日。煙云暴起。泉池枯涸。溝澗絕流。白虹貫日。岩東忽有眾鳥數千於樹悲鳴。又寺西有白氣如練長一裡餘。天色清朗。孤然直上。經於五日乃散。復有五色云。見於西南。是日四方無云。忽有數陣涼風。從西南飄入寺舍。俄而香氣氤氳遍滿廊宇。地皆振動。山崖崩頽。大師新州亡廣果寺。寺西虹光三道。經於旬日。又寺前城頭莊有虹光。經一百日。眾鳥悲鳴。泉水如稠泔汁。不流數日。

又翁山寺振禪師於房前與眾人夜間說法。有一道虹光從南來入房。禪師告眾人曰。和上多應新州亡也。此虹光是和上之靈瑞也。新州尋有書報亡。曹溪門徒發哀。因虹光頓謝。泉水漸流。書至翁山振禪師聞哀。設三七齋於夜。道俗畢集。忽有虹光從房而出。振禪師告眾人曰。振不久住也。經云。大象既去。小象亦隨。其夕中夜臥右脅而終也。

曹溪門人迎大師全身歸曹溪。其時首領不肯放。欲留國恩寺起塔供養。時門人僧崇一等見刺史論理。方還曹溪。大師頭頸先以鐵鑠封裹。全身膠漆。其年十一月十三日遷神入龕。

至開元二十七年有刺客來取頭。頭移大師出庭中。刀斬數下。眾人唯聞鐵聲。驚覺見一孝子奔走出寺。尋跡不獲。大師在日。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。先天二年王子歲滅度。至唐建中二年。計當七十一年。其年眾請上足弟子。行滔守所傳衣。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據。為大師立碑。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。開元七年磨卻韋據碑文。自著武平一文。

開元十一年有潭州瑄禪師曾事忍大師。後時歸長沙祿山寺。常習坐禪。時時入定遠近知聞。時有大榮禪師住曹溪事大師。經三十年。大師常語榮曰。汝化眾生得也。榮即禮辭歸北。路過瑄禪師處。榮頂禮問瑄曰。承和上每入定。當入定時。為有心耶。為無心耶。若有心。

一切眾生有心。應得入定。若無心。草木瓦礫亦應入定。瑄答曰。我入定無此有無之心。榮答曰。若無有無之心。即是常定。常定即無出入。瑄即無對。瑄問。汝從能大師處來。大師以何法教汝。榮答曰。大師教榮不定。不亂。不坐。不禪。是如來禪。瑄於言下便悟。去五蘊非有。六塵體空。非寂。非照。離有。離空。中間不住。無作。無功。應用自在。佛性圓通。歎曰。我三十年來。空坐而已。往曹溪歸依大師學道。世人傳瑄禪師三十年坐禪。近始發心修道。景云二年卻歸長沙舊居。二月八日夜悟道。其夜空中。有聲告合郭百姓。瑄禪師今夜得道。皆是能大師門徒也。

上元二年。廣州節度韋利見奏。僧行滔及傳袈裟入內。孝感皇帝依奏。 敕書曰。 敕曹溪山六祖傳袈裟。及僧行滔並俗弟子韋利。見令水陸給公乘。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。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。

又乾元二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。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傳法袈裟入內。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。四月八日得對。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。春秋八十九。 敕賜惠象紫羅袈裟一對。家人永和州敕賜度。配本寺。改建興寺為國寧寺。改和上蘭若 敕賜額為寶福寺。

又僧惠象隨中使劉楚江將衣赴上都訖。

（僧惠象）辭歸表

沙門臣惠象言。臣偏方賤品。叨筵桑門。樂處山林。恭持聖教。其前件衣鉢自達磨大師已來。轉相傳授。皆當時海內欽崇。沙界歸依。天人瞻仰。俾令後學睹物思人。臣雖不才。濫承付囑。一昨奉恩命勒送天宮。親自保持永無失墜。臣之感荷。悲不自勝。是知大法之衣。萬劫不朽。京城緇侶。頂戴而行。然臣師主行滔。久傳法印。保茲衣鉢。如護髻珠。數奉德音。不敢違命。一朝已歿。奄棄明朝。臣今欲歸。至彼啟告神靈。宣述聖情。陳進衣改寺之由。敘念舊恤。今之狀臣。死將萬足。不勝涕戀。懇欵之至。供奉表辭以聞。沙門惠象。誠悲誠戀。頓首頓首謹書。

孝感皇帝批僧惠象表

敕曰。師之師主行滔戒行清循。德行孤秀傳先賢所付衣鉢。在炎方而保持亟換。歲年曾不失墜。 朕虔誠慕道。發使遐求。師綿曆畏途。頂戴而送遂。 朕懇願何慰。加之行滔。身雖云亡。其神如在。師歸至彼。具告厥靈。知 朕敘崇永永不朽矣。即宜好去。

又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孝感皇帝遣中使程京杞送和香於能大師龕前供養。宣口敕焚香龕中。一道虹光直上。高數丈。程使見光

與村人舞蹈。錄表送。又寶應元皇帝送傳法袈裟歸曹溪。敕書曰(袈裟在京總持寺安置經七年)。

敕楊鑿卿久在炎方。得好在否。朕感夢送能禪師傳法袈裟歸曹溪。尋遣中使鎮國大將軍楊崇景頂戴而送。傳法袈裟是國之寶。卿可於能大師本寺如法安置。專遣眾僧親承宗旨者守護。勿令墜失。朕自存問。永泰元年五月七日下午。

◎六祖大師在日及滅度後六種靈瑞傳

大師在日。寺側有瓦[穴/黑]匠於水源所燭。雞水被觸穢。旬日不流。大師處分瓦匠。令於水所焚香設齋。稽告才畢。水即通流。

又寺內前後兩度經軍馬。水被觸汗。數日枯渴。軍退散後。焚香禮謝。涓涓供用。

又大師住國甯寺及新州國恩寺。至今兩寺並無燕雀烏鳶。

又大師每年八月三日遠忌。村郭士女云集。在寺營齋。齋散眾人皆於塔所禮別。須臾之間。微風忽起。異香襲人。煙云覆寺。天降大雨洗蕩伽藍寺及村。雨即不降。

又大師滅後。法衣兩度被人偷。將不經少時。尋即送來。盜者去不得。

又大師滅後。精靈常在。怳怳如睹。龕塔中常有異香。或入入夢。前後祥瑞其數非一。年月淹久。書記不盡。

◎書曹溪大師別傳後

曹溪大師初樵采供親。一日負薪於市。聞客誦金剛經。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感悟。直趨黃梅。諸傳所載咸爾。獨壇經記曰。三鼓入室。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。為說金剛經。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言下大悟。今謂若不曾聞經於市[廓-享+墨]開悟。豈往黃梅見五祖酬問如流哉。況自複言。米熟久矣。唯欠篩耳。如言傳衣之宵聞經方悟。則初後不應。文理倒置。大可疑矣。嘗閱續叢林公論(四明竺仙梵仙述)曰。六祖初於市邸。聞客誦金剛經。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豁然開悟。遂乃求謁黃梅。此乃古本壇經所載。由緒宛然。蒙於十七八歲時獲見之。今悉無有。且其自與黃梅相見。至和秀禪師偈等語。皆是妙悟性元。深達法本。異出天然。非凡庸未悟所能道者。今壇經謂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。為說金剛經。恰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言下便悟。蒙謂此乃六祖之下鄙俚之徒改竄造作之語。而加恰至二字。原其鄙意。即謂親從其師言下而悟。親得其法。乃紹六祖位也。殊不知具無師智。自然智。自得自悟。方堪傳受。又云。以袈裟遮圍不令人

見。其袈裟乃有神通。人之不能見歟。否則但是踏襲世尊於多子塔前命迦葉以僧伽黎圍之之語耳。忠國師云。把他壇經改換。添糝鄙談。削除聖意。惑亂後徒。斯論盡矣。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。曩古傳教大師從李唐手寫齋歸。鎮藏睿嶽。何日流落子院秘之年尚。享保乙巳春。東武儒官山田大介延同學天野丈右衛門。曆觀京師名區。偶獲此寶冊。拜寫。十襲其家焉。傳末有貞元十九（803年）二月十九日畢天臺最澄封之字。且搭朱印三個。刻比睿寺印四字。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。大師遷寂乃唐先天二年。至於貞元十九年。得九十一年。謂壇經古本湮滅已久。世流布本宋後編修。諸傳亦非當時撰。唯此傳去大師謝世不遠。可謂實錄也。而與諸傳及壇經異也。然檢黃梅傳法一事。師資唱酬。機緣如此。實可尊信哉。乃前疑方消。竺仙評論亦有驗。惜乎失編者之名。考請來進官錄。曰曹溪大師傳一卷是也。嗚呼。何幸假鴻德乎。千年舊物流于吾桑域。是國之寶也。仍欲垂不朽。授之敬嗣氏云。

寶曆十二年壬午夏四月

祖芳謹識

●略析：整體而言，《曹溪大師別傳》中，有關惠能早期的年歲記載，不符合六祖的核心資料。

【4】《祖堂集》卷二：弘忍和尚、惠能和尚傳

靜、筠二禪德撰【952】，楊曾文校。

【A】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，即唐土五祖也。姓周氏，本居汝南，遷止蘄州。黃梅誕生，七歲出家，事信大師。幼而聰敏，事不再問。母懷之時，發光通宵，每聞異香，身體安泰，後乃生育。形貌端嚴，哲者觀之，云：“此子闕七種大人之相，不及佛也。”

時有盧行者，年三十二，從嶺南來，禮覲大師。

●略析：此處惠能早期禮覲五祖的年歲，不符合六祖的核心資料。

大師問：“汝從何方而來。有何所求？”行者對曰：“從新州來，來求作佛。”師云：“汝嶺南人，無佛性也。”行者云：“人則有南北，佛性無南北。”師云：“汝作何功德？”行者對曰：“願竭力抱石，舂米供養師僧。”師便許之。於一日一夜舂得一十二石米，首末親事。經八個余月，行者又問曰：“如何是大道之源？”師曰：“汝

是俗人，問我此事作什麼？”對曰：“世諦即有僧俗，道豈礙人耶？”師曰：“汝若如此，莫從人覓。”進曰：“與摩即不從外得。師曰：“內亦非。”

大師臨遷化時，告眾云：“正法難聞，盛會希逢。是你請人如許多時在我身邊，若有見處各呈所見，莫記吾語，我與你證明。”

●略析：此處五祖臨遷化時，要弟子各呈所見。不符五祖和六祖的基本資料。

時眾中有**神秀**，聞師頻訓告，遂揮毫於壁。書偈曰：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。師見此偈，乃告眾曰：“是你諸人，若依此偈修行而得解脫。”眾僧總念此偈。

有一童子碓坊裡念此偈，行者曰：“念什麼？”童子曰：“行者未知，第一座造偈呈師，大師曰：‘若依此偈修行而得解脫。’”行者曰：“某甲不識文字，請兄與吾念看，我聞願生佛會。”有一江州別駕張日用，為行者高聲誦偈。

行者卻請張日用：“與我書偈，某甲有一個拙見。”其張日用與他書偈曰：

身非菩提樹，心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？時大師復往親觀之，揮卻了，舉頭微笑，亦不讚賞，心自詮勝。師又去碓坊，便問行者：“不易行者，米還熟也未？”對曰：“米熟久矣，只是未有人簸。”師云：“三更則至。”行者便唱喏。至三更，行者來大師處。大師**與他改名，號為慧能**。當時便傳袈裟以為法信，如釋迦牟尼授彌勒記矣。

大師便偈曰：

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。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行者聞偈歡喜，受教奉行。師又告云：“**吾三年方入滅度**，汝且莫行化，當損於汝。”

●略析：此處五祖三年方入滅度。不符五祖和六祖的基本資料。

行者云：“當往何處而堪避難？”師云：“逢懷則止，遇會且藏。”〔懷則州，會則縣。〕又問：“此衣傳不？”師云：“後代之人，得

道者恆河沙。今此信衣，至汝則住。何以故？達摩大師付囑此衣，恐人不信而表聞。法豈在衣乎？若傳此衣，恐損於物。受此衣者，命若懸絲。況達摩云：‘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’是印此土與汝五人。般若多羅云：‘果滿善提圓，花開世界起。’此兩句亦印今時法衣至汝不合付與人。”行者奉教，便辭大師。大師遂到江邊，升小船子。師自把櫓，行者曰：“某甲把櫓。”師云：“你莫鬧！我若稱斷，是你囑我；你若稱斷，我則囑你。”過江了，向行者云：“你好去。”其行者迤邐取向南方矣。

師經於三日都不說法。至第四日，眾人問曰：“師法嗣何人？”師云：“吾法已往嶺南。”神秀便問：“何人得之？”師云：“能者則得。”眾人良久思惟，不見行者數日，恐是將法去也。當時七百餘人，一齊趁盧行者。眾中有一僧，號為慧明，趁得大庾嶺上，見衣鉢不見行者。其上座便近前，以手提之，衣鉢不動，便委得自力薄。則入山覓行者，高處望見行者在石上坐。行者遙見明上座，便知來奪我衣鉢，則云：“和尚分付衣鉢，某甲苦辭不受。再三請傳持，不可不受。雖則將來，現在嶺頭。上座若要，便請將去。”明上座云：“不為衣鉢，特為佛法來。不知行者辭五祖時有何密語密意，願為我說！”

行者見上座心意苦切，便向他說：“靜思靜慮，不思善不思惡，正與摩思不生時，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。”

上座又問：“上來密語密意，只有這個，為當更有意旨？”

行者云：“我今明明與汝說，則是不密。汝若自得自己面目，密卻在汝。”

上座問：“行者在黃梅和尚處意旨如何？”

行者曰：“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，則知我入門意，則印惠能：‘秀在門外，汝得入門，得坐被衣。向後自看，此衣鉢從上來分付，切須得人。我今分付汝，汝須努力將去。十有餘年勿弘吾教，當有難起。過此已後，善誘迷人。’又問：‘當往何處而堪避難？’師云：‘逢懷則止，遇會且藏。’”

●略析：此處「十有餘年勿弘吾教」。符合六祖隱遁十六年的基本資料。

慧明云：“某甲雖在黃梅剃髮，實不得宗乘面目。今蒙行者指授，也有入處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。從今向後，行者即是慧明師，今便改名，

號為道明。”

行者便云：“汝若如是，我亦如是，與汝同在黃梅不異，自當護持。”

道明云：“行者好與速向嶺南，在後大有僧來趁行者。”

道明又問：“宜往何處？”行者云：“遇蒙則住，逢袁即止。”

道明敬仰之心辭行者，便回向北去。至於虔州，果然見五十餘僧來尋盧行者。道明向眾云：“大庾嶺頭懷化鎮五六日尋候，兼問諸門津並向北尋覓行者，言不見此色。”諸人卻回。道明獨往廬山布水台。經三年後，歸蒙山修行。凡徒弟盡教過嶺南六祖處，只今蒙山靈塔現在。大師付法後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申之歲，二月十六日滅度，春秋七十四。代宗諡號大滿禪師法雨之塔。自上元壬申歲遷化，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，得二百八十年矣。

●略析：此處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申之歲，二月十六日滅度」：弘忍是上元二年乙亥【675】入滅，不是壬申之歲。

淨修禪師贊曰：

五祖七歲，洞達言前。石牛吐霧，木馬含煙。

身心恆寂，理事俱玄。無情無種，千年萬年。

【B】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，即唐土六祖。俗姓盧，新州人也。父名行[王]，本貫范陽，移居新州。父早亡，母親在孤。艱辛貧乏，能市賣柴供給。

偶一日賣柴次，有客姓安名道誠，欲買能柴，其價相當。送將至店，道誠與他柴價錢。惠能得錢，卻出門前，忽聞道誠念《金剛經》。惠能亦聞，心開便悟。惠能遂問：“郎官此是何經？”道誠云：“此是《金剛經》。”惠能云：“從何而來，讀此經典？”道誠云：“我于蘄州黃梅縣東馮母山禮拜第五祖弘忍大師，今現在彼山說法，門人一千余眾，我於此處聽受。大師勸道俗，受持此經，即得見性，直了成佛。”惠能聞說，宿業有緣。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黃梅山禮拜五祖，惠能報云：“緣有老母家乏欠闕，如何拋母無人供給？”其道誠遂與惠能銀一百兩，以充老母衣糧，便令惠能往去禮拜五祖大師。惠能領得其銀分付安排老母訖，便辭母親。

不經一月餘日，則到黃梅縣東馮母山。禮拜五祖，五祖問：“汝從何方而來？有何所求？”惠能云：“從新州來，來求作佛。”師云：“汝嶺南人，無佛性也。”對云：“人即有南北，佛性即無南北。”師曰：

“新州乃獵獠，寧有佛性耶？”對曰：“如來藏性遍於螻蟻，豈獨於獠而無哉？”師云：“汝既有佛性，何求我意旨？”深奇其言，不復更問。自此得之心印。既承在法，遂辭慈容。後隱四會懷集之間，首尾四年。

●略析：此處「後隱四會懷集之間，首尾四年」，不符合六祖的基本資料。

至儀鳳元年正月八日，南海縣制旨寺遇印宗。印宗出寺迎接歸寺裡安下。印宗是講經論僧也。有一日正講經，風雨猛動。見其幡動，法師問眾：“風動也，幡動也？”一個云風動。一個云幡動。各自相爭，就講主證明。講主斷不得，卻請行者斷，行者云：“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。”講主云：“是什麼物動？”行者云：“仁者自心動。”從此印宗回席座位。正月十五日剃頭，二月八日於法性寺請智光律師受戒。戒壇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置也。嘗云：“後有肉身菩薩于此受戒。”梁末有真諦三藏于壇邊種菩提樹，云：“一百二十年，有肉身菩薩于此樹下說法。”師果然於此樹下演無上乘。至明年二月三日便辭，去曹溪寶林寺說法化道，度無量眾。

師以一味法雨普潤學徒，信衣不傳，心珠洞付。得道之者若恆河沙，遍滿諸方，落落星布。

時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，則王孝和皇帝詔大師云：“朕虔誠慕道，渴仰禪門。詔諸山禪師集內道場，安秀二德最為僧首。朕每諮求法，再三辭推，云：‘南方有能和尚，受弘忍大師記，傳達摩衣為信，頓悟上乘，明見佛性。今居韶州曹溪山，示悟眾生即心是佛。’朕聞：如來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，如是相傳，至如達摩。教被東土，代代相承，至今不絕。師既稟受，並有信衣，可赴京師設化。緇俗歸衣，天人瞻仰。故發遣中使薛簡迎師，願早降至。”

大師表曰：“沙門惠能生自邊方，長而慕道。叨承忍大師付如來心印，傳西國衣鉢，受東山佛心。伏奉天恩，發中使薛簡詔惠能入內。惠能久處山林，年邁風疾。陛下德包物外，道貫百邦，育養蒼生，仁慈黎庶，恩旨彌天，欽仰釋門。恕惠能居山養疾，修持道業。上答皇恩及諸王太子。謹奉表陳謝以聞。釋沙門惠能頓首頓首謹言。”

時中使薛簡啟師云：“京師禪師大德教人要假坐禪，然方得道。”師云：“由心悟道，豈在坐也？故經云：‘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，

若坐若臥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解我所說義。’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諸法空故即是如來，畢竟無得無證，豈況坐耶？”薛簡曰：“弟子至天庭，聖人必問。伏願和尚指授心要，傳奏聖人及京城學道者。譬如一燈照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。”師云：“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明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故。經云：‘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’。”薛簡曰：“明譬智慧，暗喻煩惱。學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惱，何得出離？”師云：“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故。以智慧照煩惱者，是二乘人見解；有智之人終不如此。”薛簡曰：“何者是大乘人見解？”師云：“《涅槃經》云：‘明與無明，凡夫見二。’智者了達其性無別。無別之性即是實性。處凡不滅，在聖不增。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。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在中間及其內外。不生不滅，性相常住，恆而不變，名之曰道。”簡曰：“師也說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說不生不滅？”師云：“外道說不生不滅，將生止滅，滅猶不滅。我說不生不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無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中使欲得心要，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。”

時薛簡聞師所說，豁然便悟。禮師數拜曰：“弟子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。昔日將謂太遠，今日始知至道不遙，行之即是。今日始知涅槃不遠，觸目菩提。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，無思無慮，無造無作，無住無為。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變易，不被諸境所遷。”

中使禮辭大師，進持表至京，時當神龍元年五月八日。後至九月三日，回詔曰：“師辭老病。為朕修道，國之福田。師若淨名托疾，金粟闍弘大教，傳諸佛心，談不二之法，杜口毗耶，聲聞被呵，菩薩辭退，師若如此。薛簡傳師指教，受如來知見，一切善惡都莫思惟，自然得入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。朕積善余慶，宿種福因。值師之出世，頓悟上乘佛心第一。朕感荷師恩，頂戴修行。永永不朽。奉磨納袈裟一領，金鉢一口，供養大師。”其後敕下賜寺額重興寺及新州古宅造國恩寺。

師每告諸善知識曰：“汝等諸人自心是佛，更莫孤〔狐〕疑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。故經云：“心生即種種法生，心滅即種種法滅。’汝等須達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一相三昧者，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不取不舍，不念利益，不念散壞，自然安樂，故因此名為一相三昧。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處行住坐臥，皆一直心，即是道場，即是淨土。此之名為一行三昧。如地有種

能含藏故，心相三昧亦復如是。我說法時猶如普雨，汝有佛性如地中種，若遇法雨，各得滋長。取吾語者，決證菩提；依吾行者，定證聖果。吾今不傳此衣者，以為眾信心不疑惑，普付心要，各隨所化。昔吾師有言，從吾後若受此衣，命如懸絲。吾以道化，不可損汝。汝受吾法，聽吾偈曰：

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生。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

師說此偈已，乃告眾曰：“其性無二，其心亦然。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莫觀淨及空其心，此心本淨，亦無可取。汝各努力，隨緣好去。”

有人問曰：“黃梅意旨何人得？”師云：“會佛法者得。”僧曰：“和尚還得也無？”師云：“我不得。”僧曰：“和尚為什摩不得？”師云：“我不會佛法。”

雲大師拈問龍花：“佛法有何過，祖師不肯會？”花云：“向上人分上合作摩生？”進曰：“向上人事如何？”花云：“天反地覆。”龍花卻問雲大師，大師云：“一翳不除，出身無路。”進曰：“除得一翳底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？”雲大師云：“橫眠直臥有何妨？”六祖見僧，豎起拂子云：“還見摩？”對云：“見。”祖師拋向背後云：“見摩？”對云：“見。”師云：“身前見，身後見？”對云：“見時不說前後。”師云：“如是，如是。此是妙空三昧。”

有人拈問招慶：“曹溪豎起拂子意旨如何？”慶云：“忽有人回把柄到汝作摩生？”學人掩耳云：“和尚。”慶便打之。

爾時大師住世說法四十年。先天元年七月六日，忽然命弟子于新州故宅建塔一所。二年七月一日，別諸門人：“吾當進途歸新州矣。”大眾緇俗啼泣留連大師，大師不納曰：“諸佛出世現般涅槃，尚不能還其宿命，況吾未能變易，分段之報必然之至，當有所在耳。”

●略析：此處「說法四十年」，應是三十八年。「先天元年七月」應是延和元年七月。「二年七月」是先天二年七月。

【延和（712年5月—8月）是唐睿宗年號，共4個月】

【先天（712年8月—713年11月）是唐玄宗年號，共1年餘】

門人問師：“師歸新州，早晚卻回？”師云：“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”問：“其法付誰？”師云：“有道者得，無心者得。”又曰：“吾滅度後七十年末，有二菩薩從東而來，一在家菩薩，同出興化，重修我伽藍，再建我宗旨。”師言訖，便往新州國恩寺。飯食訖，敷

坐披衣，俄然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，奄而遷化，八月三日矣。春秋七十六。當先天二年。達摩大師傳袈裟一領，是七條屈目+旬布，青黑色碧絹為裡，並鉢一口。中宗敕諡大鑒禪師元和靈照之塔。癸丑歲遷化，迄今唐保大十年（952年）王子歲，得二百三十九年矣。

淨修禪師贊曰：

師造黃梅，得旨南來。奚因幡義，大震法雷。

道明遭遇，神秀遲回。衣雖不付，天下花開。

【5】《宋高僧傳》卷八：弘忍傳、惠能傳、神秀傳

贊寧撰【989】

【A】唐蘄州東山弘忍傳

釋弘忍。姓周氏。家寓淮左潯陽。一云黃梅人也。王父暨考。皆干名不利。賁於丘園。其母始娠。移月而光照庭室。終夕若晝。其生也灼爍如初異香襲人。舉家欣駭。迨能言辭氣與鄰兒弗類。既成童非絕其遊弄。厥父偏愛因令誦書。無記應阻其宿熏。真心早萌其成現。一旦出明徙倚間如有所待。時東山信禪師邂逅至焉。問之曰。何姓名乎。對問朗暢區別有歸。理逐言分。聲隨響答。信師熟視之。歎曰。此非凡童也。具體占之。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。苟預法流二十年。後必大作佛事勝任荷寄。乃遣人隨其歸舍。具告所親喻之出家。父母欣然乃曰。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遠邇。緇門俊秀歸者如雲。豈伊小騃那堪擊訓。若垂虛受因無留吝。時年七歲也。至雙峰習乎僧業不遑艱辛。夜則斂容而坐。恬澹自居。洎受形俱戒檢精厲。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。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。啞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。信知其可教。悉以其道授之。復命建浮圖。功畢密付法衣以為質要。將知齧雪山之肥膩構作醍醐餐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。擁納之侶麤至蟬聯。商人不入於化城。貧女大開於寶藏。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。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。報齡七十有四。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圯。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於東山之岡也。

初忍於咸亨初。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。神秀先出偈。惠能和焉。乃以法服付慧能。受衣化於韶陽。神秀傳法荆門洛下。南北之宗自茲始矣。

●略析：此處「於咸亨初」，不符合六祖的基本資料，應是「龍朔元年」。

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遙望雙峰。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開六岐。信謂忍曰。汝知之乎。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。信甚然之。及法融化金陵牛頭山。胎厥孫謀至於慧忠。凡六人號牛頭六祖。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。然融望忍則庶孽耳。安可匹嫡乎。開元中太子文學閻丘均為塔碑焉。代宗敕諡大滿禪師。塔曰法雨也。蘄春自唐季割屬偏霸。暨開寶乙亥歲王師平江南之前。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。僧徒不測。乃李氏國亡之應也。今每歲孟冬州人鄰邑奔集作忌齋。猶成繁盛矣。其諱日將近。必雨霧陰慘。不然霰雪交霏。至日則晴朗焉。

【B】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

釋慧能。姓盧氏。南海新興人也。其本世居范陽。厥考諱行瑫。武德中流亭新州百姓。終於貶所。略述家系。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。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。純淑迂懷惠性間出。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。而詭行麼形駁維難測。父既少失母且寡居。家亦屢空業無腴產。能負薪矣日售荷擔。偶聞廛肆間誦金剛般若經。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。問曰。誰邊受學此經。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。云即得見性成佛也。能聞是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。忙歸備所須留奉親老。

咸亨中，往韶陽遇劉志略。略有姑無盡藏恒讀涅槃經。能聽之即為尼辨析中義。怪能不識文字。乃曰。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。尼深歎服。號為行者。

●略析：此處「咸亨中」：咸亨（670年3月—674年8月）是唐高宗年號。依據六祖的核心資料，咸亨年間惠能為33歲到37歲，此時是隱遁時期（661-676），且已經得到五祖衣鉢。

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。自謂己曰。本誓求師而貪住寺。取乎道也何異卻行歸舍乎。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。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。遠曰。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。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。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。吾終於下風請教也。未幾造焉。

忍師睹能氣貌不揚。試之曰。汝從何至。對曰。嶺表來參禮。唯求作佛。忍曰。嶺南人無佛性能曰。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。曰汝作何功德。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眾而已。如是勞乎并曰。率淨人而在先。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。忍雖均養心何辨知。俾秀唱予致能和汝。偈辭在壁見解分歧。揭厲不同淺深斯別。忍密以法衣寄託曰。古我先師

轉相付授。豈徒爾哉。嗚呼後世受吾衣者。命若懸絲小子識之。能計回生地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。漸露鋒穎。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旛之語。印宗辭屈而神伏。乃為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滿分戒。所登之壇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。跋摩已登果位。懸記云。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。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。謂眾曰。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。於其下說無上乘度無量眾。至是能爰宅於茲。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。皆符前讖也。

上元中，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。大眾問曰。胡無情緒耶。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。吾師今歸寂矣。凶赴至而信。乃移住寶林寺焉。

●略析：此處「上元中」，依據五祖的基本資料，上元二年【675】，五祖弘忍大師卒，時惠能 38 歲。

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。苦辭入雙峰曹侯溪矣。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。品物攸滋逐根莠而受益。五納之客擁塞於門。四部之賓圍繞其座。時宣祕偈或舉契經。一切普熏咸聞象藏。一時登富悉握蛇珠。皆由徑途盡歸圓極。所以天下言禪道者。以曹溪為口實矣。洎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。思布露而奉迎。欲歸依而適願。武太后孝和皇帝。咸降璽書。詔赴京闕。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。續遣中官薛簡往詔。復謝病不起。子牟之心敢忘鳳闕。遠公之足不過虎溪。固以此辭。非邀君也。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。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綿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。又舍新興舊宅為國恩寺焉。神龍三年敕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。務從嚴飾。賜改額曰法泉也。

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。促令速就。

【註：延和（712年5月—8月）是唐睿宗的年號，共計4個月】

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。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。氣微目瞑全身永謝。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。鳥連韻以哀啼。猿斷腸而叫咽。或唱言曰。世間眼滅吾疇依乎。春秋七十六矣。

以其年十一月遷座於曹溪之原也。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。勤勤付囑語在會傳。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。兵部侍郎宋鼎為碑焉。會序宗脈。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。盡圖續其影。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。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。後加漆布矣。復次蜀僧方辯。塑小樣真肖同疇昔。能曾言。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。

汝曹勿怪。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。

開元十一年。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刃其元。欲函歸海東供養。有聞擊鐵聲而擒之。其塔下葆藏屈昫布鬱多羅僧。其色青黑碧縑復袷。非人間所有物也。屢經盜去。迷倒卻行而還褫之。至德中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癢和一柄。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之問。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。寄香十斤并詩。附武平一至。詩云。大師捐世去。空留法身在。願寄無礙香。隨心到南海。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鍾。為撰銘贊。宋之問書。

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。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。宋公聞法歡喜。向塔乞示徵祥。須臾微風漸起。異香裊人。陰雨霏霏。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追繁不錄。後肅宗【在位6年：756年8月12日—762年5月16日】下詔能弟子令韜。韜稱疾不赴。遣明象齎傳法衣鉢。進呈畢給還。憲宗皇帝追諡曰大鑿。塔曰元和正真也。

迨夫唐季劉氏稱制番禺。每遇上元燒燈。迎真身入城為民祈福。大宋平南海後。韶州盜周思瓊叛換。盡焚其寺塔將延燎。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。煙燦向逼二僧對昇。輕如夾紵像焉。太平興國三年今上敕重建塔。改為南華寺矣。

系曰。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。通曰。一言知心更無疑貳。況復記心輪間如指之掌。忍師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鉢乎。秀師則否。通曰。是法寧選緇白。得者則傳。周封諸侯乃分分器。同姓異姓別也。以祖師甄別精麤以衣為信。譬如三力士射堅洛叉。一摩健那射則中而不破。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。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。非堅洛叉有強弱。但由射勢力不同耳。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。信衣至能不傳。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。通曰。忍言。受傳衣者命若懸絲。如是忍之意也。又會也稟祖法則有餘。行化行則不足。故後致均部之流。方驗能師之先覺。不傳無私吝之咎矣。故曰。知人則哲也。吁。

【C】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

釋神秀。俗姓李氏。今東京尉氏人也。少覽經史博綜多聞。既而奮志出塵剃染受法。後遇蘄州雙峰東山寺五祖忍師。以坐禪為務。乃歎伏曰。此真吾師也。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。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。得禪宗妙法。自釋迦佛相傳授。以衣鉢為記。世相傳付。航海而來。梁武帝問以有為之事。達磨貴傳逕門心要。機教相乖若水投石。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。尋卒。其年魏使宋雲於蔥嶺見之。門

徒發其塚。但有衣履而已。以法付慧可。可付粲。粲付道信。信付忍。忍與信俱住東山。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。秀既事忍。忍默識之。深加器重。謂人曰。吾度人多矣。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。忍於上元中卒。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。四海緇徒嚮風而靡。道譽馨香普蒙熏灼。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。肩輿上殿親加跪禮。內道場豐其供施。時時問道。敕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。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。望塵拜伏日有萬計。洎中宗孝和帝即位。尤加寵重。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。退謂人曰。禪師身長八尺。厖眉秀目威德巍巍。王霸之器也。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德行相埒。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。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。能懇而固辭。秀又自作尺牘序帝意徵之。終不能起。謂使者曰。吾形不揚。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。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。且不可違也。了不度大庾嶺而終。天下散傳其道。謂秀宗為北。能宗為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。秀以神龍二年卒。士庶皆來送葬。詔賜諡曰大通禪師。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。岐王範燕國公張說。徵士盧鴻各為碑誄。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。門人普寂義福並為朝野所重。蓋宗先師之道也。

系曰。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。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。如是則為藥治病。偏重必離也。昔者達磨沒而微言絕。五祖喪而大義乖。秀也拂拭以明心。能也俱非而唱道。及乎流化北方。尚修練之勤。從是分岐南。服興頓門之說。由茲荷澤行於中土。以頓門隔修練之煩。未移磐石。將絃促象韋之者。空費躁心。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。故有盧奕之彈奏神會之徙遷。伊蓋施療專其一味之咎也。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。理病未效乖競先成。祇宜為法重人。何至因人損法。二弟子濯擊師足。洗垢未遑折脛斯見。其是之喻歟。

●略析：整體而言，《曹溪大師別傳》、《祖堂集》、《宋高僧傳》等西元 800 年後的文獻資料，對六祖參見五祖的時間和年齡，已經模糊，常不符合更早期的惠能的「核心資料」。更早期的資料見：〈壇經其餘略序、緣起外記等略析〉（2018）

——完——